

# 阅读

第550期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  
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  
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## 五指风

□ 李汀

五指并拢不露缝，一生不受穷。这是我老家关于手指的一句俗语。五月乡间，指缝间露出一丝风，是香薰的，是紫色的。

风要是长成一丛灌木，会是什么样呢？五指风，是一种灌木的名字，学名黄荆。

五月乡村道路两旁，一蓬蓬黄荆盛开紫色小花，远看，似一层层紫云浮动。近了，那紫闪着光，在阳光下眨着小眼睛。蜜蜂、蝴蝶在花丛中翻飞。它们迷恋着这蜜香酥酥的味道，风中那一丝草甜，那一股泥酸，那一缕闷香，都让它们兴奋。

养蜂人老杨抚着蜂箱，笑着说：今年搞着了，这黄荆蜜能卖个好价钱。

我说：又赚钱，又看风景，好事都让你占着了。老杨哈哈笑着，慢腾腾说：万物神奇呢，这自然界的花也不是白开的，它是配合这山路而开，迎合这一山的树开，搭配着溪水而开。蜜蜂和花也是在合作呢。蜜蜂说的啥子，我们是听不懂，花也许听得懂呢。不排除它们也说着情话呢。

我被老杨逗笑了，笑问：你咋晓得呢？这是秘密。也许我们说情话的样子，就是从这些植物、动物身上学来的。真的呀？

闻闻这些花香，味道不一样吧？为啥呢，它是依这些环境散发出来的。也许，同样的黄荆花在这个山头和在另一个山头的味道都不一样呢。

哦，你这个叫阳光黄荆蜜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对呀，我把蜂巢放在向阳的坡上，采向阳的黄荆花粉呢。这蜜会有阳光特别的味道。

老杨一脸笑意对我说：等十月到了，我送你一件好东西吧。

我问：是阳光蜂蜜吗？老杨神秘地说：到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咕啾一句：还要卖个关子呀。

老杨嘿嘿一笑，指着远处一坡黄荆花说：看嘛，阳光下的黄荆花多美。我顺着老杨指的方向望去，阳光铺在斜坡上，植物花朵上镀上一层薄薄的光亮，像是裹上了一层黄金。成群结队的蜜蜂蝴蝶也镀上一层黄金。这高贵的颜色俘获着世间的一切。

很快到了十月，我等着老杨给我惊喜。十月的天光很短，这天黄昏，老杨老远提着一麻袋东西向我走来。落日余晖照在他身上，照在他摇晃的麻袋上。他笑着，我笑着。走近了，他递过麻袋说：黄荆籽做的枕头，你应该喜欢。

我接过麻袋，沉甸甸的。回家后拿出枕头，紫色花布做的枕头，我眼前一下子浮现出五月黄荆开花的景象，眼睛立马有些湿润起来。

拉开紫色花布拉链，里面还有一层白布，白布里面才是黄荆籽。绿豆大小的黑色颗粒，装了满满一枕头。这要多少黄荆籽呀。老杨还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黄荆籽做的枕头，瞌睡香。我笑着，在心里嘀咕：老杨这家伙，真是有心了。

那夜，我枕着黄荆籽枕头，淡淡的药香一直萦绕在我的呼吸和梦里。有了黄荆籽枕头，从此不再失眠。因为，我枕间吹拂着一缕五指风。

(摘自中国作家网)

## 一轴山水

□ 韩少功

推开这扇窗子，一方清润的山水扑面而来，刹那间把观望者呛得有点发晕，灌得有点半醉，有五脏六腑融化之感。清墨是最远的山，淡墨是次远的山，重墨是较近的山，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。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，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，晕化在阴冷烟波里。天地难分，有无莫辨，浓云薄雾的汹涌和流走，形成了水墨相破之势和藏露相济之态。一行白鹭在山腰横切而过，没有留下任何声音。再往下看，一列陡岩应是画笔下的提按和顿挫。一叶扁舟，一位静静的钓翁，不知是何人轻笔点染。

这不是什么山水画，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实图景。站在这里，哪怕是一个最大的笨蛋，也该知道中国山水写意的出处。

这种山水写意的简约和奇妙曾震住了很多画家，甚至深深吸引过西方的毕加索。它们是古代画师们天才的技术发明吗？也许是。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或者只说对了一小半。只有那些从未亲眼见过真山实水的理论家们，才会把这些废话太当回事，并随后培养出很多刻意求奇的主义发明家。他们把艺术才子培养成一些狂徒，又是一些苦命人，老是皱着眉头，目光发呆，奇装异服，胡言乱语。如果他们无能能把艺术搞得怪怪的，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搞得怪怪的；如果无能把自己的内心搞得特立独行，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的外貌搞得惊悚骇俗。他们永远的焦虑，就是不知道那个救赎自己的“风格”和“主义”到底在哪里，常常在大海捞针的毕生苦刑中耗尽心血。

如果换一个角度，比如站在我家窗口来看，写意其实是平易的，简单的，朴素的，差不多就是写实，甚至是老老实实的照相。一个画家，只要他见识过中国南方的山水，尤其是见识过多云多雾的雨季山水，见识过涌入大门和停驻手中的一团团白雾，见识过挂在叶尖和绕在阶前的一缕缕暗云，不大悟于前人的笔墨（比如皴化和泼墨），倒是不正常的。

(摘自《照见两如初：(散文)四十年百人百篇》百花文艺出版社)



## 废园外

□ 巴金

晚饭后出去散步，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。

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，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。在一个角落里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，旁边是一座毁了的老房的空架子。屋瓦全震落了，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。

我看看花，花开得正好，大的花瓣，长的绿叶。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。我想，一个星期前，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，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。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，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。

但是现在窗没有了，楼房快要倒塌了。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。花还在盛开。倘使花能够讲话，它们会告诉我，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庞，年轻的，中年的。是的，年轻的面庞，可是，如今永远消失了。因为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，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。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。不到一刻钟的工夫，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。

我望着园子，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。废墟么？不，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。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，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。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陈家三小姐，刚才挖出来。”我回头看，没有人。这句话还是几天前，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。

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，不过不是在这里，是在另一面，就是在楼房的后面。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，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，我记不起了，躺着三具尸首，是用草席盖着的。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，腿全是泥土，随便一看，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。人们还在那里挖掘。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，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，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，对着那具尸体发愣。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吧。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尸体说：“陈家三小姐，刚才挖出来。”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。

一只带泥的腿，一个少女的生命。我不认识这位小姐，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庞。但是望着一园花树，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，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痒似地痛起来。

连这个安静的地方，连这个渺小的生命，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。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。炸弹毁坏了一切，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希望。这样地逃出囚笼，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。

花随着风摇头，好像在叹息。它们看不见那个熟悉的窗前的面庞，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吧。

但是，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，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，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。这我却是看见了。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？

夜色降下来，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。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。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。周围没有别的人，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。为什么这样静？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？难道我是在梦里？

脸颊上一点冷，一滴湿。我仰头看，落雨了。这不是梦。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。我应该回家了。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，屋里到处都漏雨。

(摘自《月读》2023年8期)

©图片来自网络

## 你说是甜我是苦

□ 酷玩

汪曾祺写《八千岁》，八千岁是开粮站的，他的稻米分为好几种，“头糙、二糙、三糙、高尖”。头糙是最差的米，只碾一道，是给下苦人吃的。

下苦人指沿河的挑夫。挑夫挑各类的稻米，吃得最差。中午歇脚吃饭，挑夫在墙角，手拿蓝花大海碗，碗里是紫红紫红的米饭，一边是小菜，青菜小鱼、臭豆腐和腌辣椒，挑夫们大口吞食，不怎么嚼，只在嘴里打一个滚，咕咚咽下去了。

汪曾祺感慨：看他们吃饭，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饭比这个更香。但是我读来的感觉是，看着香，吃着苦。

鲁迅也写过一篇《在酒楼上》，他冬天回了故乡，深冬雪后，风景凄凉，懒散与怀旧的心荡漾，去下饭馆。他点了一斤绍酒，十个油豆腐，并嘱咐伙计：辣酱要多。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故交，于是加了几样菜，茴香豆、冻肉、油豆腐和青鱼干。

一碗热酒，几份小菜，两人诉说衷肠，小滋味里，有着风吹不破的暖意。

绍兴我去过，小街小巷、河边有乌篷船，再加上梅雨绵绵，闷热且潮湿时，不喝点黄酒，难以排出内在的湿气，配上点小食，鱼干油豆腐，生活就变得惬意。

在甘肃，当地流行一种饮食叫三套车。简单的一碗面，一杯茶，配一盘肉。宽宽的面条浇上卤子。肉是切开的卤肉，这种卤肉有点像西安的腊汁肉，各家做得好坏，全靠卤汁配方和火候。茶是茯苓茶，不同的是，茶汤里有糖。茶叶本身是苦的，为什么要放糖呢？

三套车为什么会流行呢？我去吃了几次，渐渐理解了，这种饮食方式非常像汪曾祺所写挑夫的生活。碳水有饱腹感，肉是体力劳作之后对辛苦生活的安慰。点睛之笔是茶水，解乏之外加一丝糖，会带来生活的甘甜。

到了内蒙古，饮食又变了。人们爱喝奶茶，寒风凛冽，家里面煮着奶茶，吃着肉。茶叶是砖茶，压得紧致。也有人配奶只喝奶茶。老一代人喝茶用罐头瓶子，茶叶就要放半瓶子，喝一口茶，抿一口嘴。

苦味之后，人也变得松弛了，人们从苦中找到乐趣，找到和谐，找到万事万物的应对之法，苦中作乐、先苦后甜、吃苦耐劳……都是份希望。

相比之下，我现在更喜欢喝着甜味的茯苓茶了，我还喜欢喝甘肃的三泡台，里面有块块的黄冰糖、红枣、桂圆、菊花、葡萄干和枸杞。

老辈人善于吃苦。但我觉得年轻人不要这样，要善于苦中加糖。活在当下的人，要善于安慰自己。我希望我们不要像汪曾祺笔下的挑夫，使最重的力吃最糙的米，而要像鲁迅一样尽兴，油豆腐辣酱要多放，青鱼干最配绍兴黄。

(摘自2024年6月7日《杭州日报》)

## 树的语言

□ 肖复兴

我常常想起完达山。其实，我只进山伐过一次木。在北大荒的时候，只要天气好，我几乎天天可以望见完达山，它好像离我们不远，但“望山跑死马”呀。渴望进山看看，那时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愿望。

那一次是冬天，我们坐着爬犁去的，几匹马拉着，爬犁飞快地跑着，可以和汽车比赛，雪地上飞起落着小巧玲珑的雪燕，那情景有些像童话，仿佛我们要去参加森林女王举办的什么舞会。

对于森林，对于树木，我从来都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，它们都是有生命的，这是不用说的了，它们的生命都刻进了年轮里。只是它们不会说话，虽然风吹过时它们的树叶也会飒飒地响。但是，它们如果真的成了精，会说话了，还会有今天这样童话般的感受吗？我相信是没有了。

有时候，看见它们尽情地摇摆着枝叶的样子，总让我想起聋哑人的手语，尽管他们说不出话来，但那无限丰富的表情与表达，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会说话的语言，他们在手指间，在带动的整个手臂的舞动中，多么像是风中树木摇曳多姿的枝条。

我相信，那就是树的语言。

(摘自《照见两如初：(散文)四十年百人百篇》百花文艺出版社)

## 逸言

□ 祁文斌

中晚唐诗人张祜，终身未仕，布衣一生。相传，张祜之所以如此，皆因元稹的一番话。

长庆二年(822)，时任天平节度使的令狐楚非常赏识张祜，专门写了推荐的奏章将其新旧三百首诗进献朝廷。于是，唐穆宗召见同为诗人的宰相元稹，征询他对张祜诗作的看法。元稹回答：“张祜虽小巧，壮夫耻而不为者，或奖激之，恐变陛下风教。”意思是张祜的诗属于雕虫小技，大丈夫不屑一顾，不会像他那样写。如若对他奖励过多，恐怕扭曲陛下对相关风教的教化。

美言与恶语皆能决定一个人的成败。“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”，孔子甚至认为它能左右家国兴亡。荀子说：“与人善言，暖于布帛；伤人之言，深于矛戟。”元稹发表这番“高见”，不论有意还是无心，笔者认为都是不妥的。同为文人，将一个崭露头角的同道贬损到如此地步，绝非君子所为。

虽然遭此挫折，但“落寞而归”的张祜没有一蹶不振，依然故我，吟咏不绝，最大程度地坚守初衷，布衣蓝衫，渔樵耕读，隐居以终。

因此，杜牧有诗：“谁人得似张公子，千首诗轻万户侯。”元代辛文房说：“祜能以处士自终其身，声华不借钟鼎，而高视当代，至今称之。”

(摘自2024年6月16日《今晚报》)